廣告刊例：新[illegible]每方二十元　長行計四十字高　每日每行二元四角　短行計二十字高　每日每行一元二角　中縫計三寸半高二寸闊　每日每格十元

李仙根詩詠張伯倫

（行之）

參政會將於九月間，召開第四次大會，留港參政員李仙根等，已奉到出席通知，相率準備啓程，且已預購機位，整裝待發矣。仙根近於詞章之學，治之頗勤，餘則對國際之體察，亦頗致力，故恆運用僻典入詩，以描寫國際動態。自云此種手法，遠勝於白描，取而讀之，彌覺其言簡意深。茲錄其八月四日張伯倫國會演詞書後：詩曰：「老翁心力未殫殘，妙手猶思挽激瀾，水靜但希無漚怒，鳥鳴寧梟在葭端，喩風自不同千里，一面何曾盡二難，正恐他人鼾睡側，何能六角枕求安？」首二句直書張伯倫，三句出吳越春秋，謂但求水靜無激怒潮，以喩張伯翁遇事委曲求全之旨，四句出易林，鳥鳴葭端，一呼三歎，隱指張伯翁心事，欲藉以促成英法蘇之攜手也。論詩千里不同風，百里不同雷，秦越肥瘠，中英痛癢，得無類之，五句之意蓋本此。六句出魏志，何晏請管輅爲卦，輅稱引鑒誡，晏謝之曰，知幾其神乎？古人以爲難，交疏而吐其誠，今人以爲難。君今一面而盡二難，謂張伯翁知幾與誠，二難不盡。末二句則直指日本倘獨佔中國利益，則臥榻之旁，不容鼾睡，而英國今日之委曲，亦不能求全矣。頷聯綴希特勒慕沙里尼姓字，則尤見工力也。（Ｎ）

冷冰閣閒事記

㈡　（虎伯）

近日於報端，時見及讚美林庚白詩詞之文字，鳳蔚大郎二兒，尤屢屢爲文張之，余天質淺薄，讀詩絕少，然於林詩，則甚愛讀，尤喜其「壁壘慢一一詞，詞極饕量，會當錄出，以供同好。懷余識林先生，在數年前章衣萍主辦之文藝春秋茶話席上，每星期六舉行一次，爾時常出席者，則有劉海粟，林衆可，柳亞子，徐則驤，及徐濮予號，林先生亦其一也。會無儀式，隨便敍談而已。林每至，談鋒最健，友輩輒邀彼談相論命，彼於過去未來，暢言無忌，以是其善談命相之名，傳播於友朋間，惟外界則知者尚鮮。據云林之談相，來頭甚大，貴至蔣總裁之命相，林亦曾當面談過，發實必中肯因是而獲任行政院參事之職。惜林不善爲官，無幾何時，仍還我書生本色，落拓如故，有人會作「算命先生自傳」一文以譏之。要之：林之詩詞，固足傳，然於命理之學，亦確有獨到之處，能發人所未發，論其詩詞，可並稱雙絕，故不可不記也。

七君子之一王造時氏死矣，噩耗傳來，全國震悼，青年有爲之士，又弱一個不可謂非國家之大損失也。王氏於上海執行律務時，余方有法光紀念之輯，徵求名律師照相及作品，以是迭造王氏寓所，辱荷不棄，以一文見惠，王氏之名，早爲日本文壇所重視，有著名出版物之一「中央公論」，因發行元旦號，徵求各國有名文人作品，彼乃徵及王氏，王氏以無暇再另撰他文，故即以予余之一文，以應之，此文內容，完全根據法律觀點，向中日兩國人民說話，尤側重於日方，純爲一促醒日本國民自覺之文也，當時王氏鄭重謂余曰，此文並非一稿兩投，好在中央公論，未見得會將此文刊佈，即刊佈，亦必翻譯爲日文，雙方決不衝突，希於吾之疏惱，加以原諒，其實余索王氏文，絕無酬報，事前備請王氏知友，一爲介紹，而其謙恭如此，令人感佩無已！後悉王文此文，因寄去稍遲，故不及於元旦號上刊出，而經彼邦另一著名刊物改造雜誌之請求，復刊於該雜誌二月號上，（即第十九卷第二號）不幸此文刊出時，王氏已遭禍，失去自由、然而因此可證爾時兩國國民間，尚有交換民意之餘地，故該雜誌公然刊載此文同時亦可見王氏名重之一班，然事有絕對相反者，即余既徵得此文後，喜出望外，已付印矣，但任何刊物，例須受「圖書雜誌審查會」之檢查，待以全書送往檢查，獨對王氏此文禁止登載，雖經余數度交涉，仍歸無效，其理由爲，王氏本身，已失自由故其任何文章，亦不准自由發表，余無可如何，唯有任其刪去，但此事余始終未告知王氏，其後法光雖出版，亦未送贈王氏，蓋恐爲其所知，益增余罪戾，言念及此，痛恨猶未消除焉。

釗影樓筆記

（七）　（天笑）

疊字三格

吾友鶵雛，十年前在海上冶游，識一校書曰環玉，玉居日新里，其妝閣爲一後軒，四面無窗，白晝殆同墟墓，而玉與鶵甘之，余笑語之曰，世有黑暗地獄之稱，而君之此室，殆所謂黑暗天堂者非歟，初鶵雛識一伎，曰謝麗娟、自唔玉後，即謝絕之，余作一聯調之曰，日日日新里，謝謝謝麗娟，每句疊三字，似爲創格矣，然古人有先我而爲之者，歐陽修六一詞，蝶戀花有句曰，庭院深深深幾許，則亦三字聯用，匪獨詞也，詩中亦有之，劉別駕詩曰，樹樹樹梢啼曉鶯，又曰夜夜夜深聞子規，均此格也。

西京詩

於破書中，發見前游日本時，在西京所撰詩二首，詩實未佳，誌一時之鴻爪，特錄如下。

嵐山看紅葉，

飛湍萬玉戰山風，嶺背霞光一抹紅，寄峯犀屏波作鏡，錯疑身在畫圖中。

金閣寺即景，

金閣寺前細雨斜，夕佳紅葉豔於花，老僧說法牟尼串，來喫松風別木茶，

（註）金閣寺有夕佳亭，別木，茶名，老僧以此餉客，

（刊誤）昨吉猴毗鹽其腦句鹽誤鹽

光怪陸離之代價券

▲收集家又多一種

（果碩）

分幣券發生變卦，暫行中止發行，四十萬郵票郵局聲明不顧收回，於是乎代價券五色繽紛，式樣不一，雜然紛呈矣．或獨家發行，或聯合數家發行，現在市上，究有若干種代價券，殊難調查也，紊亂市面，莫此爲甚，用者則爲大苦矣！最可笑者．昌平路廁所亦發代價券，用者必須赴昌平路如廁；藥材店亦發代價券，得之者必須購藥吃矣！一笑！如分幣，不卽問世，則棺材店．殯儀館之發代價券，亦屬可能性也。惟滬上一般收集家，則除集郵票，泉幣，香烟畫片而外，已有人從事收集代價券。此項代價券之收集，將來倘有歷史上之價値，其興趣當不亞於集郵也。

綠草集遺詞

（四）

吳潘靜淑

點絳脣（題隋董美人墓志，次李女士韻）

故壘長安，夕陽芳草誰爲主。斷碑如許，贏得銷魂語。不道江城，歷刦無從訴，明珠露（沈文忠公題吾家崔敎禮碑，引孫退谷所云，眞如顆顆明珠也之語）墨華淒楚，月弔離宮古。

踏莎美人（同前次陳女士韻）

樹影依稀，鵑聲嗚咽，綠楊搖怨花如血。南朝舊事且休論，仁壽宮中不盡惜餘薰。洛水驚鴻，韓陵斷碣，奇文小字稱雙絕。玉鉤斜畔溯前因，試看月華眉嫵恰三分。

點絳脣（庚午十月。題曹墨琴書改七薌畫列女圖卷）

古往今來，粉紅慘綠知多少。畫中人渺，怎及書中妙。淵雅堂深，翠管纖纖繞。玉臺笑。先登峯泒，更放漚波棹。

鄉人醵飲記

孫籌成

沈琪泉太史之姪定九先生，（沈鈞儒之兄），今年上巳日發起邀集旅滬同鄉中之舊識者，醵資宴飲以修禊余因曾任我禾縣長之姜證禪君亦在滬，邀其參加。事後請倪禹功畫師繪圖，而由與宴者題詩，現已竣事．定九先生幷撰記，以敍其事，預備裝裱後，將來送至嘉興縣立圖書館，以留紀念。文曰：鄉人飲酒，載在禮經，蓋古之鄉學　三年業成，必考其德行，察其道藝，而興其賢者能者，升之於君．鄉大夫爲主人．與之飲酒，而後升之．謂之鄉飲酒，禮至隆也．沿及科舉時代之賓興，猶本斯意，自科舉廢，而學校興，古制寖失。惟大都市省會之有會館者，每於歲首醵飲，以聯鄉誼。舊京之嘉興六邑館，余嘗與金丈籛孫姜君夢儕，屈君伯剛，先後主共事．每歲輒一召集，赴會聚餐者；恆七八十人，或多至百人以上，頗極一時之盛，比年烽燧四起，蟄處海曲，撫今追昔，棖觸尤多，故鄉人士之避兵出奔者，雖紛至沓來，往往不獲一面。余與籛丈及夢儕伯剛二君，發起聚餐，贊成者互相告語。舊歷三月上巳，假座致美酒樓舉行。來會者七十以上以人，鍾君來崧葉君誦先，金丈籛孫，暨家叔躲巢老人。六十以上：田君月斧，姜君夢儕，陶君懸斧，朱君仲璋，鄭君壽荻，吾宗遂軒訪璠兩君．又家叔口叔，舍弟蔚文，及余十人。五十以上，盛君亮夫，屈君伯剛，倪君浙澄，金君，祝君，孫君響成，葛君仲勛，陳君志瑩，孫君聽彝八人。四十以上，：則吳君景周，金君通尹，盛君翊青，錢君建人，于君懷仁，及余弟符階六人而已．倪君禹功僅三十一，年最少。陸君仲褰，褚君叔盤，王君琰仲，期而不來，吾宗慈護踐約而最後至，未及入座，在座有特客一，爲舊令尹姜證禪先生，年六十有一，序齒列坐，把臂言情，於流離瑣尾之時，有尊酒笑談之樂，洵難能事也。是日亦卽爲蘭亭修禊之后，佳兵不祥，祓之除之，古今人何遽不相及哉？倪君禹功工繪事，爰倩作圖，藉作紀念，而余泚筆記其事如此。（Ｔ）

淋病之變症

醫學常識

（版權所有）

花柳皮膚專科

沈孟棐博士著述

（診所白克路一七二號）

可氏腺炎

（續）

症狀　否則，炎增劇，結節更大，發熱疼痛，皮膚上顯出潮紅，而且腫脹，並因結節擴大，乃壓擠尿道而致放尿困難，更進一步則化 ，病者會感覺惡寒發熱而更痛了，結果是或向尿道及直腸潰穿，或向會陰部潰穿，更有兩面潰穿的，日久作成瘻孔，自更惡劣，再如病毒累了周圍組織，引起蜂窩織炎，那就格外討厭了。

（慢性）慢性的可氏腺炎，發生很徐緩，大致並不化，在外面捫索，有一個小指大的硬固結節，撳之稍許有些痛感，對於其他，則無甚自覺，及他覺的症狀。

治法　從前的老法子，治療所謂海底漏時，在結節時大都祇知貼膏藥，但是每因此促其化 ，等到化了，又祇會打藥線，結果往往弄成瘻孔，照我經驗，治本症，在起初的時候，極容易使其吸收，普通在剛發生結節時，可用冷罨法，以鉛糖水罨包，在皮膚有一些轉色而實際尚未化 時，則可用溫罨法，卽以安福膏外敷，當然，事實上並不能如此簡單，僅只局部也不夠的，因爲同時也得解決淋病爲治本之舉（未完）

名人詩選

客至留飲

（楊雲史）

客至呼僮洗玉樽，
提壺沽酒出山村，
歸來花路鳴雙屐，
雨落千峯人閉門。

新游俠傳

張恨水

（一九○）　有點兒不耐煩吧？

其實由這裏的小路抄上三岔口去，反要近兩三里路，一個反覆，就是五六里路，若不是你有意教我們多走路，好放走歹人，就是歹人走的是小路，你故意把我們支使開了，馬老師道：因爲各位先問我到三岔口去要怎樣走，我就告訴各位向三岔口走的路，哨官站在屋中間，那一羣馬兵已是捧了馬槍，直搶進屋來，這堂屋裏本堆下不少的桌椅板櫈，現在加上二三十人，更是沒有轉身之地，馬老師不免皺了眉頭子，向四處張望着，哨官道：看你這樣子，有點兒不耐煩吧？馬老師笑道：有道是官要民死不得不死，我敢說什麼，哨官道：聽你這話，倒好像是我們逼你，我看你口服心不服，絕端不是什麼好人，你們在他屋子裏搜搜，看他是不是個安分之徒。去！說着這話，他將臉向大家一擺，於是這羣騎兵，一窩蜂似的，向各屋子裏分竄了去，馬老師料着也是攔阻不住，便兩手叉了腰，站在堂屋中間，也不理會那哨官，不多大一會子，騎兵在各屋子裏，把東西搜羅了，放在堂屋裏，馬老師看時，不過是自已練把式的武器，和朋友們練把式的武器。